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三〇七回 高志廣良言勸友 吳占鼇暗進忠言

話說周百靈正同張文采、高志廣二位談話，由外面進來一個家人說：「回稟莊主爺得知，現在花園內土牢和藏蛇洞的所有拿住之人，俱被人救去，蹤跡不見，連他等的兵刃，俱被一起盜去。」周百靈一聽，心中暗想：「我這院中，多有刑器埋伏，怎麼竟會被人劫去？這中必有緣故，只怕是內裡有人勾引，如若不然，萬萬不能。」便說：「你去看看，由哪邊進來，由哪邊出去，趕緊看個明白，回來稟我知道。」眾家人都明知是吳占鼇放了，又不敢說，只得轉身下去。周百靈這才問道：「高兄今天貴足踏賤地，來此何干？」高志廣說：「我今天來此，非為別故，一則到兄台處來請安，二則有一件事要與兄台商議。」周百靈說：「兄台有話請講。」高志廣說：「兄台在此擺的木羊陣，甚是奧妙無窮，現在彭大人的手下來打木羊陣，兩次俱未能打破。彭大人一向求賢若渴，必要前來聘請兄台。」周百靈道：「賢弟既提起這件事，我告訴你吧！前者，彭大人手下的幾位辦差官，被我用刑器埋伏拿住了，可是我並未結果他等的性命，也沒有解到白天王那裡去。我正想法辦理此事，沒想昨天夜裡被人救去。我這院中真似鐵壁銅牆，天羅地網，他們竟能把人救去，也算是奇巧古怪之能人了。我現今已受白天王之

聘，重任相托，就是斬頭流血，我也不能歸降官軍。木羊陣實是我所擺的，裡面也沒什麼刑器，他們能夠破了，白天王自然年年來朝，歲歲稱臣，如破不了，那可任憑他自己。」高志廣說：「兄台，今天直說吧。我來此非為別故，現在官軍營有我知己的一個朋友，苦苦相求，要我說兄台改邪歸正，彭中堂必然保兄台官高爵顯，駿馬能騎。我說的是良言，不知兄台意下如何？」周百靈說：「賢弟，若不是你我道義之交，我就拿你當作姦細。今天只准你說這一次。如要再說，你我畫地絕交。」

自古忠臣不事二主，白天王既然看重我，給我宰相俸，我焉能反覆無常。朝廷自有朝廷的忠臣，白天王待我天高地厚。」高志廣說：「兄台不要著急，我與兄台因是知己，我才不加隱瞞，不然我也不敢直言奉上。」

正說著話，吳占鼇由外面進來。周百靈吩咐擺酒，家人立刻擺上酒茶，吳占鼇在一旁相陪。周百靈說：「賢弟！昨天在地牢拿住的人，被人救去，你可知道？」吳占鼇說：「小弟知道的，我追了半天也追不上。我們院中的埋伏，人家必然知道，見他好象是繞著走的。我想官軍中能人甚多，洪福齊天，你老人家莫如改邪歸正，倒是正果。」周百靈一聽，甚為詫異，說：「你怎麼也說出這樣無父無君的話來？就准你說這一次，如下次再說，我定要按國法治你。」嚇得吳占鼇默默無言，他知道姊丈的脾氣太急，不敢再說，再說就恐其反目。

眾人喝酒已完，高志廣、張文采二人看他這個光景，也不敢再說了。善說不成，非得制服了他，萬不能歸降官軍。要說這高志廣也是精明強乾，藝業絕倫，出類拔萃之人，便告辭來到了外面，說：「吳賢弟！你跟我來，有句話說。」吳占鼇答應，一同來到無人之處。高志廣說：「我們來的時節，夜半路遇見鄧爺，已提說賢弟的情由。方才我見賢弟跟你姊丈一說，他那

樣子，你我臉上都掛不住，不知賢弟你還有什麼妙法？」吳占鼇說：「你二人先別走，在我們這八卦山北邊，有座山神廟，當初是玉皇閣，那裡有個老道跟我相好，你二位先在那裡住一兩天，我再設法拿話試他，倘能勸過來更妙，如若不成，那時另想辦法。」

張文采、高志廣點頭答應，二人這才逕奔正北，約走了三四里之遙，一看在山中果然有一座廟。高志廣上前叩門，裡面出來一個老道，年有六十以外，頭戴青布道冠，身穿藍布道袍，面如古月，海下一部花白鬚，倒是儒儒雅雅。老道合掌當胸，打一稽首，口念：「無量佛，施主來此何干？貴姓大名？」高志廣通了姓名，說：「我等奉吳占鼇賢弟所囑，要到貴觀借住一二日，候他辦點事情。道爺貴姓？」老道說：「出家人姓李，眾位施主請裡面坐吧。」舉手往裡讓，張文采、高志廣帶著兩個童子，這才往裡走。老道關了門，領著來到大殿東邊，一看是三間鶴軒，倒也乾淨。書案上面擺著好些經卷，牆上有一軸八仙慶壽圖，對聯上寫著：「書到用時方恨少，事非經過不知難」。高志廣說道：「我在冷巖山住家，因破朋友所約，來請周百靈破那木羊陣。」老道點點頭說：「原來如此，我跟吳占鼇倒是道義相投的朋友，卻不知道這周百靈是何許人，也不曉得他有什麼驚天動地之能為。原來那木羊陣是他所擺，這就是了。」

老道立刻備了酒飯，款待高志廣等。

這且不表。單說吳占鼇自高志廣走後，回到屋中一想：「已然應允了鄧飛雄，但如今姊丈脾氣古怪，這樣的骨肉至親，又怕反了目。」輾轉思維，無計可施，便到後面來見姊姊吳氏。

吳占鼇說：「姊姊，現在我有一件為難之事。」吳氏說：「兄弟有什麼難處？」吳占鼇就把恩公鄧飛雄來破木羊陣的事一說。

吳氏聽了，說：「賢弟，依你之見，該當怎麼辦呢？」吳占鼇

說：「現在恩公鄧飛雄在彭中堂手下當差。彭中堂因跟白天王說定了要來打木羊陣，他手下的能人，訪知是我姊丈所擺，有人來拿我姊丈，已被咱們的埋伏拿住幾個。倘若有人再來，把我姊丈拿去，豈不是一場大禍？我勸姊丈改邪歸正，他又不聽，我打算叫姊姊背地解勸解勸他。」吳氏說：「你還不知道你姊丈的脾氣麼？他向例不許人說話，我慢慢勸著辦吧。如能行，我絕不能忘了鄧恩公當初替父報仇，救你我活命之恩。」吳占鼇這才出去。

晚飯後，周百靈來到後面，夫妻對面談心。吳氏說：「丈夫原籍是哪裡人氏？」周百靈說：「我是河南歸德府人。」吳氏說：「因何來到這裡？」周百靈說：「提起這話就長了，我先祖乃是大明朝的忠臣，因為闖王在山西造反，杜芝亭獻了平則門，天下失守，我先祖帶著家眷便逃至八卦山隱居，生下我父親，曾說過永遠不做朝廷的官，故而我才保了白天王，身為堂堂宰相。」吳氏說：「原來我丈夫有這段情由，我看咱們得便還是回轉故土，可以祭掃祖先墳塋，以盡人子之道。」周百靈聽到這裡，忽然外面一陣大亂，又有一宗岔事驚人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